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大同七年夏五月

帝御壽光閣會所司奏請置額帝以東方有妙喜佛國因以名之舊

陸羽茶文皇帝升極之石研究

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巡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

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元之吳興疏云

烏程有墟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週卽此山也其山勝絕游者忘

歸前代亦名稽畱山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

黃浦亭並宋鮑昭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

五里黃檗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檗澗卽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

所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廡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

巖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案說文

云它蛇也上古患它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往古之人皆避它也

有避它城子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并具

於記中大歷七年真卿蒙刺是邦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



陆羽茶文化研究 第三期
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编印

浙出书临(91)第13号 1993年4月出版

封面题字: 郭仲选

封面设计: 寇丹

主 编: 钱朴

编 委: 丁克行 邵钰 林盛有

寇丹 高万湖 钱朴

蔡一平 (以姓氏笔划为序)

总 校: 任秀土

校 对: 郑海民

地点: 湖州市月河街6号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内

邮编: 313000

电话: (0572) 223229

印刷: 湖州印刷厂

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对外友好往来



1992年3月28日在湖南常德天鹅宾馆（第2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本会会长董淑铎、副会长罗家庆、常务理事寇丹与日本茶道里千家执事多田侑史先生亲切会晤

1992年10月6日，本会副会长罗家庆、朱乃良、张葆明与韩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释龙云先生在湖州合影留念



目 录

纪念陆羽诞辰1260周年

陆羽《茶经》世界崇
陆羽在湖州

董淑铎 (1)
丁克行 (3)

陆 羽 研 究

古代湖州诗人眼中的陆羽
缅怀虚舟客，愿寄生乌束
论陆羽与官场人物的关系
从《六羡歌》看陆羽的人生观
茶圣陆羽若干事

高万湖 (10)
邵 钰 (18)
张西廷 (21)
王家斌 (23)
张葆明 (25)

陆 羽 史 迹

再谈宝积山不是杼山
陆羽在江西
秋高气爽话东冈
陆羽与虎丘

朱乃良 (27)
吕维新 蔡嘉德 (30)
欧阳勋 (32)
费在山 (33)

《茶 经》研 究

紫笋金沙初探
《茶经》“八之出”与长兴

寇 丹 (34)
吕钟扬 (41)

茶 文 化 研 究

莫干山茶话

戴 盟 (43)

六一居士对茶文化的巨大贡献

钱时霖 (47)

群策群力振兴中国茶文化

陈文华 (53)

陆羽茶文化研究与湖州开发

陈金林 (55)

茶文化鸟瞰

顾炳权 (60)

陈学昭的茶缘

钱大宇 (65)

茶 叶 经 济

开发奇特品种安吉白茶

程雅谷 刘益民 (67)

茶叶市场古今谈

蔡泉宝 (69)

乌龙茶的发展史与品茶艺术

庄 任 (71)

茶艺·茶道·茶史

台湾茶艺馆发展史略

范增平 (75)

略论日本“禅祖”“茶祖”荣西

彭 华 (77)

日本的茶道

(日)熊仓功夫 (79)

浅谈我国药茶

李师华 (84)

名 茶 评 介

古今湖州名茶辑录

林盛有 (86)

略谈莫干黄芽

王廷鑫 (89)

白茶小议

罗家庆 (90)

茶号·茶馆·茶具

茶余饭后说壶经
杭嘉湖茶馆
杭州的茶号和茶楼

寇丹(91)
沈鹏年(99)
周真(103)

三 癸 亭 茶 话

工夫茶趣话(续)
茶话二题
紫笋青芽谁得识

丘陶亮(105)
罗家庆(110)
蒋琦亚(112)

青 塘 诗 歌

潇湘茶会吟草
品尝顾渚茶
游长兴赞紫笋
初访顾渚 品茗感怀
罗界茶歌
敬君一杯绿色的香茗

戴盟(114)
陈焕文(46)
邱鸿炘(66)
任秀土(120)
俞家声(40)
徐荣坤(121)

杼 山 文 苑

茶的赋、词、诗
贡茶古道巡礼

白春(115)
章启茂 汤建池 吕钟扬(118)

信 息·资 料

蔡泉宝《茗人话茶》出版
河南镇平县麦饭石茶具
壶艺新花
揭开茶叶防癌之谜

(64)
(111)
(封三)
(24)

陆羽《茶经》世界崇

——纪念陆羽诞生1260周年

董淑铎

1993年是陆羽诞生1260周年。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纪念茶圣，景仰前贤。

湖州是陆羽的第二故乡。1200多年前，不到而立之年的陆羽来到湖州，“更隐苕溪，阖门著书”。他撰写了许多著作，其中最有成就、流芳千古的，是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

《茶经》是茶学的经典，是古代“茶叶百科全书”。1200多年来，它对中国及世界茶经济、茶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羽陆也不愧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茶圣、茶神。

陆羽生活的唐代中期，茶事活动已较为兴盛，“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陆羽少年时代居住寺院，又到附近产茶区游历，对茶事有些接触和了解。青年时代到了江南主要产茶地，更增加了对茶的认识和兴趣。这是他写《茶经》的客观条件。但更主要的，陆羽那种深入实际、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以及专心求索的好学精神，是他写成《茶经》的重要因素。他在广泛阅读和搜集前人记述的同时，不辞辛劳爬山涉水，亲自考察和实践，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我国人民的茶事活动及其丰富经验，对茶叶生产和煮

饮艺术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为茶叶经济的发展和茶文化的兴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在当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的工作。直到今天，《茶经》的许多内容，仍然具有科学价值和借鉴作用。

《茶经》对茶的功用、茶叶产地、茶树种类、制茶器具以及采制方法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述。特别强调要适时采摘，精心制作，才能出好茶；有了好茶，还要注意水质精纯，煎煮得当，才能起到振奋精神、有益健康的功效。这对后人重视茶事活动，以及斗茶、品茶的兴趣，都有重大影响。《茶经》还以相当的篇幅谈及饮茶礼仪，提倡“精行俭德”，使饮茶成为一种社交礼仪和修身养性的生活美学，赋予精神文明的内涵。这是陆羽及其《茶经》的又一巨大功绩。

千百年来，《茶经》传遍世界各国，倍受世界各国人民的推崇和喜爱。目前世界各地的茶艺、茶道、茶礼，无不都是陆羽及其《茶经》的思想、品德的继承、借鉴和发展。陆羽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今天我们纪念陆羽，更要继承和发扬陆羽的“精行俭德”思想，继承和发扬陆羽专心茶事的务实精神，弘扬茶文化，发展茶经济，进一步加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振兴作出新的贡献。

陆羽《茶经》永放光芒！

茶文化事业万古长青！

陆羽在湖州

——纪念陆羽诞生1260周年而作

丁克行

一、引言

陆羽(733—805)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自称桑苎翁,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地提出茶的采造煮饮方法,写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茶叶经典著作《茶经》的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家,被人们举为“茶神”。陆羽和他的《茶经》在世界茶业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但陆羽与他的《茶经》和湖州紧密联系在一起,一直鲜为人知。近几年来,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的兴起,日本、韩国等国际友人频频来访、考察,加深了人们对湖州是陆羽第二故乡的认识。

陆羽是复州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人,出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是龙盖寺智积禅师收养的一个弃婴。以《周易》占卜,得语“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用“陆”作姓,以“羽”为名,“鸿渐”为字。陆羽的童年是在古刹深院中度过的,常为积公煮茶,对茶颇有兴趣。后去一个杂戏班子,当过丑角,演过戏,为竟陵太守李齐物所赏识,赠以书籍,指点他研究学问。还在唐诗人竟陵司马崔国辅的熏陶下,潜心诗赋。所以,陆羽成年后,善诗能文,又精于茶的采造煮饮,常和友人品茗吟唱,述志抒怀。

二、隐居湖州苕溪

“卞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1200多年前的古城湖州山川映发,势雄楚越。它西

倚势若奔马的天目山,北临烟波浩渺的万顷太湖。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唐肃宗至德初(756)陆羽避乱过江南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湖州,当时他年仅二十四岁,正当风华正茂,到湖州城西南郊的杼山妙喜寺拜访了慕名已久的诗僧皎然。皎然,姓谢,名清昼,湖州长城(今长兴)人,是南朝开文学史上山水诗一派的谢灵运的十世孙,主持妙喜寺。皎然见陆羽谈吐高雅,精经史,博杂学,好诗赋,性嗜茶,两人情趣相投,乃结为忘年之交。《陆文学自传》载:“泊至德初,秦人过江,予亦过江,与吴兴释皎然为缟素忘年之交”。又据《吴兴掌故集》载:“皎然,湖州谢氏子,有逸才,与颜鲁公、于頔诸郡公交,惟陆羽至,清谈终日,耻于文章”。是年重阳,陆羽和皎然在寺院内赏菊品茗,皎然作有《九日陆处士羽饮茶》诗一首记事:“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上元初(760)陆羽仍“隐乌程之杼山”,见乾隆刻本《湖州府志》。在他寓杼山妙喜寺期间,经常外出寻访山寺茶区,皎然常夜对明月,思念故人。一次陆羽归,皎然很高兴,作《待山月》诗一首:“夜夜忆故人,长教山月待。今宵故人至,山月知何在?”

德清县上柏黄前岭原名鸿渐峰,相传陆

羽考察武康茶区时曾在此居住过。后人为了纪念他，遂以“鸿渐”名村、名岭。至今仍叫鸿渐村。鸿渐峰与环境幽雅、泉清谷深、云雾变幻、览胜无穷的莫干山遥遥相望。

大历年间，陆羽寓于湖州迎禧门（俗称青塘门）外的青塘村。青塘村位于湖州西北部一点五公里。三国吴景帝孙休（256—260）筑青塘，自迎禧门西抵长兴数十里，村居塘而得名。青塘村在弁山之阳，凤翅山之侧，西临东西苕溪合汇通向太湖的尾闾。南宋文学家叶梦得有诗云：“山势如冠弁，相看四面同。归乌县门近，苕霅水源通。”唐贞观元年（627）这一带已产桑麻，“蚕桑随地可兴，而湖州独甲天下”，“湖州家家种苧为线，多者为布”。所以，《新唐书·隐逸·陆羽传》有陆羽“更隐苕溪，自称桑苧翁”的记载。

陆羽定居青塘别业后，李萼、皎然和权德舆等都去过那里作客，经常和主人一起酬唱饮茶，甚至“夜坐道旧”。皎然《同李侍御萼李判官集陆处士羽新宅》诗：“素风千户敞，新语陆生能。借宅心常远，移篱力更弘。钓丝初种竹，衣带近栽藤。戎佐推兄弟，诗流得友朋。柳阴过客，花径许招僧。不为墙东隐，人家到未曾。”李萼当过殿中侍御，大历八至十一年任湖州副团练。皎然还写了一首《寻陆鸿渐不遇》诗：“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这是一首绝妙的“茶神”颂，使人浮想翩翩，有幻化入境之感。你看：清淡高洁的唐代诗人皎然和尚，思念隐居在离湖城不远苕溪岸边的好友陆鸿渐，乘秋高气爽的日子，专程造访，走出迎禧门，经过两边桑麻如云的曲折田野小道，来到了菊花自绕篱笆的青塘别业，四野沉寂，连狗叫的声音也听不到，柴门紧闭，主人不在家。访友不遇，诗僧心中既茫然又眷恋，想

走又不忍走，到西边邻居家问了个讯，说是他每日考察寺院茶园去深山，归来日落天已暗。问者对陆羽这种品格肃然起敬，以是写下了这首清新挚情的诗篇。据《全唐诗》皎然诗中在陆羽住处写的还有两首，一首是《春夜集陆处士居》诗：“欲赏芳菲不待晨，无情人访有情人。西林岂是无清景，只为忘情不记春。”另一首是《喜义兴权明府自君山至集陆处士羽青塘别业》诗：“应难久辞秩，暂寄君阳隐。已见县名花，会逢闰是粉。本自寻人至，宁因看竹引。身关白云多，门占春山尽。最尝无事心，篱边钓溪近”。

皎然诗题中讲到的权明府，即与湖州府为邻的义（宜）兴太守权德舆。权德舆，字载之，因善文章，受德宗信任，以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知制诰数年，后官至礼部尚书，著述甚多，有《权文公集》留世。权出任义（宜）兴太守时年不过30岁，但陆羽已是50多岁的老人了，由于他《茶经》的传播，与颜真卿、皎然等名人为莫逆，在当时已有很高的声望了。一个年青的地方长官礼贤下士专程来拜访陆羽这是很自然的事。当时由皎然陪同权德舆寻访陆羽，权德舆也写了《与故人夜坐道旧》诗：“笑语欢今夕，烟霞忆昔游。清羸还对月，迟暮更逢秋。胜理方自得，浮名不在求。终当制初服，相与卧林丘。”直到陆羽逝世湖州后，权德舆还写了《哭陆处士》诗：“从此无期见，柴门对雪开。二毛逢难世，万恨掩泉台。返照空堂夕，孤城吊客回。汉家偏访道，犹未鹤书来。”

三、考察湖州茶区

陆羽寓于湖州，经常深入山区寺院，考察茶笋芳丛，弄泉品茗。根据《陆文学自传》：他“常扁舟往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经查阅

近20部湖州地方志、史及《茶经》，记载陆羽到过湖州市的山有岷山、弁山、温山、西塞山、杼山、金盖山、顾渚山、西咽山（悬脚岭）、凤亭山、啄木岭、青岷山、尧市山、吴山、黄前岭、小山以及安吉县的山区。

陆羽《茶经》在评价浙西茶叶品质时指出“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

“湖州，生长城县顾渚山谷，与峡州、光州同；生山桑、儒师二寺，白茅山悬脚岭，与襄州、荆南、义阳郡同；生凤亭山仗翼阁、飞云、曲水二寺、啄木岭，与寿州、常州同；生安吉、武康二县山谷，与金州、梁州同。”仅《茶经》就讲了湖州的十个产茶区。

顾渚山，位于湖州市长兴县西北十七公里处，海拔355米，面积约二平方公里。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弟夫概登山东顾渚而得名。山南有斫射界，山北为悬白界，古称明月峡，绝壁峭立，大涧中流，茶生其间，尤为绝品。顾渚山有贡茶院，傍金沙泉，水质特佳，其中有清风楼、枕流亭、息身亭、金沙亭、忘归亭和木瓜堂。湖州刺史张文规讲到吴兴三绝时，有诗云：“清风楼下草初出，明月峡中茶始生。”顾渚山往西北为凤亭山，连接西咽山，因“涧泉北流而西向，峻狭激射鸣咽，故名。”中有悬脚岭，“以其岭脚下垂，故名。”“悬脚岭，海拔250米，以分水线与江苏宜兴为界，系古代军事要隘。“唐时，每岁吴兴毗陵（邻）两郡太守，分山造茶，宴会于此，有境会亭，一名芳岩，以岭中为两州之界，上有废亭遗迹”

“系建安二十三年（218）孙权射虎之处”。啄木岭，别名廿三湾，海拔400米左右，分水岭以北属江苏宜兴，“啄木岭与悬脚岭接，……山墟名云，其丛薄之下，多啄木鸟，故名”。

陆羽几乎走遍了顾渚山、凤亭山、悬脚

岭和啄木岭的山谷，这一带属互通山脉，与江苏宜兴为邻，它东临太湖，西南峙海拔1578米的龙王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其间峰峦叠嶂，翠竹丛生，云雾缭绕，溪水潺潺，土层肥厚，具有产茶的理想条件。陆羽考察顾渚山茶区后，撰写了《顾渚山记》，并按茶叶品质写进《茶经》“八之出”。据《中国名胜词典》载：相传陆羽曾在顾渚山麓置园种茶。陆羽在《茶经》中指出，“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顾渚山紫笋茶名，源出于此。青岷岭，原名青岷山，海拔200多米。岭东属湖州长兴境，岭西归安徽广德县。陆羽考察、品尝了那里的茶叶，认为“青岷、竹木二山茶叶与寿州同。”石门山，又名尧市山，海拔400多米，靠近顾渚山，盛产紫笋茶，皎然曾同陆羽到过那里，皎然有“尧市人稀紫笋多，紫笋青芽谁得识”的诗句。晚唐诗人皮日休也寻迹到过尧市山，并作诗曰：“来寻尧市山，遂入深山坞。种蒔已成园，栽葭宁记亩。石清泉似掬，岩罅云如缕。最是夏初时，茶花满烟雨。”陆羽考察茶区时还和皎然到过长城（即今之长兴县城）。长城，又名吴王城，北临太湖，南有吴山，“下临苕溪，相传吴王送女于此”。皎然《访陆处士羽》诗中提到过这个地方。皎然和陆羽两人还到县城西北一里处的报德寺借宿过，皎然作有《寒日同陆处士行报德寺宿解公房》诗：“古寺章陵下，潜公住几年。乱山春霭里，微轻古松边。寂寂传灯地，寥寥禁火天。世间多暗室，白日为谁悬。”报德寺建于南北朝陈文帝天嘉元年（557），宋治平二年（1065）改大雄寺，明洪武二年（1369）移至县东南二百步处，久废。

陆羽还到过德清县武康黄前岭和小山。黄前岭，又名鸿渐峰，下有鸿渐村，相传陆羽考察武康茶区曾在这里住过。小山，陆羽在《茶经》中提到了“武康小山”，还讲到

了小山寺法瑶和尚每次吃饭必饮茶的故事。陆羽还去了与武康紧连的安吉山区考察茶叶，在《茶经》中讲到茶的品质时，指出：

“生安吉、武康二县山谷，与金州、梁州同。”

弁山，位于湖州西北约九公里，面积约七十平方公里，有“弁峰七十二，菡萏开青冥”之称。主峰名云峰顶，海拔521.6米。陆羽对弁山作过详细的考察，在他撰写的《吴兴图经》中，说到弁山“是卞姓居之，故名”，“弁，也作卞，二字通用”等。温山，是弁山一峰，因山有温泉而得名。陆羽曾参阅了南北朝山谦之著的《吴兴记》，并通过调查，在《茶经》中引述了“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笋”。

西塞山，在湖州城西十公里，张志和垂钓处在西塞山北麓苕溪畔。颜真卿大历七年（772）任湖州刺史时，陆羽曾与颜真卿、张志和、徐士衡、李成矩等会饮唱和于西塞山。张志和作为东道主首唱，作有《渔父》词五首，其中一首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当时每人共作五首，共二十五首，递相夸尚。现有张志和五首，其余已佚。张志和（约730—810），字子同，初名龟龄，肃宗时待诏翰林，因事遭贬，自此不仕，隐居湖州西塞山，自号“烟波钓徒”。他孤高自赏，不随俗流，长期徜徉在苕溪、霅川的青山绿水之间，过着清贫、隐逸的生活。有一次陆羽、裴修和张志和一起促膝谈心，陆羽问张志和“孰与往来？”张志和答：“太虚作室而共居，夜月为灯以同照，与四海诸公未尝离别，有何往来？”他们的这种交往和友谊，颜真卿在书写《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中把它载入史册。

岷山，位于湖州城南二点二公里处，“山之首见曰岷。一出定安门即见此山，故名。”岷山奇崛孤清，下浸碧湖，与浮玉对

峙，上有石窦如樽，可注酒。唐开元中郡别驾李适之建其上，匾曰：注樽。“苍石注樽”是岷山八景之一。大历八年（773）陆羽与颜真卿等二十九人游岷山，并作有石樽联句诗。

杼山，位湖州西南十二点五公里，山上有妙喜寺，是陆羽到湖州后，最早寓居的地方。原妙喜寺前有黄浦桥，桥南有黄浦亭，寺东有招隐院，前堂西厦有温阁，东南有悬岩，旁有钓台，西北有避它城，寺周围芳林茂树，修竹茶丛，悉产茶、笋和丹青紫三桂，环境幽雅，满目美景。大历七年（772）湖州刺史颜真卿，邀请陆羽等十九名士修撰《韵海镜源》，当年“夏讨论于州学和放生池，冬复徙于杼山，癸丑之春遂成书，终其事”。癸丑（773）十月在寺东南建亭。颜真卿书《杼山妙喜寺碑铭》载：“陆处士羽以癸丑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三癸亭在杼山，鲁公为陆鸿渐建，”见《名胜志》。“三癸亭颜真卿建，处士陆羽以其建于癸年癸月癸日，故名，”见《嘉泰吴兴志》。颜真卿作有《题杼山癸亭得暮字》诗曰：“歎构三癸亭，实为陆生故。”题下有小序云：“亭，陆鸿渐创。”皎然也作有《奉和颜使君与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诗，题下也注有小序：“亭，陆生所创。”从上述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湖州刺史颜真卿为纪念和表彰以陆羽为首的“群彦”，在杼山完成《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的巨大工程而建，并由陆羽以“三癸”名亭。为纪念“茶圣”陆羽诞生1260周年，“三癸亭”已在筹划重建之中。修纂《韵海镜源》，陆羽、颜真卿、皎然等还有过多次的集会、宴请、泛舟苕上等活动。皎然《奉和颜使君真卿修韵海毕会诸文士东堂重校》、《奉和颜使君真卿修韵海毕州中重宴》、《春日陪颜使君真卿皇甫曾西亭重会韵海诸生》和《奉陪颜使君修韵海毕

东溪泛舟钱诵文士》等诗中可以找到证据。

金盖山，因“形势盘旋宛同华盖，故名。”又因晋何楷居此修儒业，后任吴兴太守，改金盖为何山，所以金盖山又名何山。位于湖州城南九公里，海拔292.6米，它紧依东苕溪，风景秀丽，山内泉谷清秀，竹木葱郁，茶丛寺院，云雾缭绕。陆羽曾携伴游金盖山，取白云泉，煮茶品茗。据乾隆刻本《湖州府志》载：“羽又著水品一卷”。还说“唐陆羽《水品》：‘金盖故多云气，乙酉三月携伴晓入山观望，四山缭绕如恒，……少焉日出，云气渐散，惟金盖独迟。’”又据《金盖山志》载：陆羽在《水品》中写到：“……四山缭绕如恒，中间田段平衍，环视如在甌中，受蒸润也。少焉日出，云气渐散，惟金盖独迟，越不易解，予谓气盛必有佳泉。乃南陟坡陀，见太阳树下汨汨有声清冷可爱，急移茶具就之，茶不能变其色。土人言，十里内蚕丝俱吸此煮之，辄光白，大售。下注田段可百亩，名曰云泉”，云泉，又名白云泉、乳泉，在金盖山北麓，清代诗人端木国瑚访白云泉，追念陆羽，曾作五言诗：“昔闻白云泉，来访白云客。白云满山中，澄泉淡幽石。青林青转空，石上无行迹。落叶贮山瓢，时听秋风滴。谷猿饮及朝，萝月照将夕。时有煮茶人，苍鲜布瑶席，一解匣中琴，孤心弄寒碧。”

四、在湖州撰《茶经》

陆羽自至德初到湖州，直到贞元末逝世于湖州，前后长达四十多个春秋。其间，到过或定居过的地方有：浙江的绍兴、余杭；江苏的苏州、无锡、宜兴、丹阳、南京；江西的上饶；湖南的抚州等地。足迹遍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陆羽的一生在湖州度过的时间最长，对湖州茶区的考察最详，在湖州撰写的著作，包括诗、文、书也是最多的。

据《湖州府志》、《吴兴掌故集》、

《嘉泰吴兴志》、《乌程县志》、《长兴县志》、《金盖山志》以及颜真卿在湖州撰的《杼山妙喜寺碑铭》、《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和《项王碑阴记》记载，陆羽在湖州撰写的著作有十九部之多。计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上中下三卷。”“羽又著吴兴图经若干卷”，“顾渚山记”，“吴兴记”，“杼山记”，“警年十卷，穷神记十卷，茶记一卷，教坊录一卷”，还有“水品□卷，陆羽别天下水味，各立品名”，以及《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和《陆文学自传》等。从题名中能辨出直接写湖州的有七种之多。

陆羽在湖州撰《茶经》，曾三易其稿。陆羽在自传中说，著《茶经》三卷，于“上元辛丑岁子阳秋二十有九日”。说明《茶经》初稿成书于上元二年（761）以前。第一次修改于广德二年（764）以后，在《茶经·四之器》中提到“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一足云‘圣唐灭胡明年铸’”。具体指出茶具（风炉）是在平定安禄山叛乱后的第二年，即广德二年铸。说明三年后，陆羽对《茶经》作了一次修改，增添了“圣唐灭胡明年铸”等内容。《茶经》三稿完成于大历八年（773）以后。据宋代陈师道（1051—1101）见到的《茶经》本子计有四种，内容繁简不同，尤其是“七之事”，差别更大。可见修改最多的是“七之事”这部分，这是有道理的。颜真卿在平原时著《韵海镜源》，始创条目，当湖州刺史后，邀江南文士陆羽等十九人“笔削旧章，统搜群籍，撰定三百六十卷”，“癸丑（大历八年）之春遂成书，终其事”。《韵海镜源》是一部搜集典故、辞藻，按韵编排的类书。陆羽在修撰《韵海镜源》过程中，从中吸取营养，补充进《茶经》“七之事”，是理所当然的。“七之事”，实际上也是“统搜群籍”记述

的历代嗜饮茶的名人和典故的。陆羽在《茶经》中提到的吴归命侯、吴兴陆纳、纳兄子会稽史倅、谢冠军安石、武康小山寺释法璠和河内山谦之等，都是发生在湖州历史上与茶事有关的名人和典故。

《茶经》“七之事”引《吴志·韦曜传》：

“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率以七升为限。虽不尽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以代酒。”孙皓是三国吴孙权的孙子，永安元年（259）在湖州当过乌程侯，宝鼎元年（266）当了吴末帝，晋武帝咸宁六年（280）归降称臣，封归命侯。陆羽引这个典故，主要讲了孙皓每次宴会总要叫大家喝完七升酒，喝不进去也要浇灌喝尽，韦曜的酒量不过二升，孙皓起初以礼节性照顾，秘密教人送给他茶来代替酒。

《茶经》“七之事”还引了《晋·中兴书》：

“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倅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饌。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倅遂陈盛饌，珍羞必具。安既去，纳杖倅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东晋时，谢安和陆纳先后都在湖州当过吴兴太守，两人是老朋友。陆羽引的这个故事，主要讲了陆纳对谢安来访，只准备了茶和水果招待，纳的侄子私自准备了丰盛的酒菜，等谢安去后，陆纳打了侄子四十大板，并训斥倅玷污了他一向清淡朴素的操守。对陆纳的为人《万历湖州府志》、《吴兴掌故集》都有记载：“晋陆纳，字祖言，少有情操”，贞厉绝俗，为吴兴太守，至郡不受俸禄，拜左民尚书，临发止有补被而已，余并封还官。”

陆羽除撰《茶经》等著作外，在湖州与友人吟唱的联句诗也颇多：有与湖州刺史卢幼平、皎然、潘述等《秋日卢郎中使君幼平泛舟联句》、《重联句一首》；与湖州刺史颜真卿、李萼、皎然、耿沛、皇甫曾等《登岷山

观李左相石尊联句》、《耿沛水亭咏风联句》、《又溪馆听蝉联句》、《三言喜皇甫待御见过南楼玩月联句》、《七言重联句》、《水堂送诸文士戏赠潘丞联句》、《竹山连句题潘氏书堂》、《醉言联句》；与皎然、严伯钩等《远意联句》、《暗思联句》、《乐意联句》、《恨意联句》；与耿沛两人的《连句多暇赠陆三山人》等。上述陆羽参与联句的十五首诗，在《全唐诗》第十一函第九册和《全唐诗外编》中都可以找到。在唐代这种饮茶吟诗，唱和联句，在文人名流中成为盛极一时的高雅之事，也为柏梁体（汉武帝建柏梁台，命群臣每人咏一句缀成一篇文辞，“柏梁体”因而得名）开创了一条新路。

五、对湖州茶业的贡献

湖州茶业发展的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已有二千一百多年。据《洞山界茶录》载：“相传古有汉王者，栖迟茗岭之阳，课童艺茶。”茗岭，海拔500多米，为江苏省宜兴茗岭乡与浙江省湖州市白岷乡的界山。茗即茶，因产界茶而得名。洞山，在湖州长兴境内。说明汉朝湖州已盛产茶叶，并已进行茶艺培训。南北朝湖州温山产的茶叶，已列入贡品。到了唐朝，经陆羽品题，湖州茶叶更是身价百倍。据《唐义兴县修茶舍记》记载：“义（宜）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唐代宗以其岁造数亩，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770）始分山析造。”由于顾渚山谷采的紫笋茶“叶芽显紫，新梢如笋，嫩叶背卷，青翠芳馨，嗅之醉人，啜之赏心”，得到唐代宗李豫和皇室的喜爱。因此，自唐代宗始，湖州顾渚山贡茶院的规模越来越大，贡茶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大历五年至贞元十六年（770—800）湖州长兴贡茶院设在虎头岩后顾渚山麓，造茶的仅草舍三十间。据《湖州

府志》、《长兴县志》载：“贞元十七年（801）刺史李词以院宇隘陋，造寺一所，…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两行置茶碓，又焙百余所，工匠千余人。”“每岁进奉顾渚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贡茶院和焙制茶叶场所达一百三、五十间，造茶工匠千余人，采茶役工三万人，采制贡茶的规模为全国罕见。更使湖州紫笋贡茶震撼人心的是“每造茶时，两州刺史亲至其处。”历史有记载的，唐朝湖州刺史亲至顾渚山监制贡茶的有九人：大历七年（772）颜真卿、建中二年（781）袁高、贞元七年（792）于頔、贞元十六年（800）李词、长庆三年（800）崔元亮、大和九年（835）裴充、开成三年（838）杨汉公、会昌元年（841）张文规、大中四年（850）杜牧。前后九任历时近八十年。每岁吴兴毗陵（常州）两郡太守分山造茶，宴会于湖州长兴悬脚岭，以岭中为两州之界，上有境会亭。唐白居易作有《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欢宴》诗：“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上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对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笑花时客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据《嘉泰吴兴志》记载：历史上最盛的会昌中（843—844），上贡湖州紫笋茶多达一万八千四百斤，按唐制折现制应为一万零九百八十一公斤。其贡茶之多为全国之冠。

历任湖州刺史为了监制贡茶，每年立春就要进山，直至谷雨后完成贡茶焙制任务才离茶山回湖州。皇室规定贡茶第一批清明前十天起程，限清明前送到京城长安，这叫“急程茶”。主要用来祭祀皇室宗庙。其余贡茶限四月底运抵京城。湖州刺史张文规曾作诗描绘湖州贡茶进京时的盛况：“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大和九年（835）

任湖州刺史的裴充，因监制贡茶不力而罢官。所以，历任湖州地方长官在监制皇帝喜欢的湖州贡茶时，都是全力以赴，倍加小心。此外，湖州刺史袁高和杜牧都作有《茶山诗》。特别值得称颂的是袁高，他“为人慷慨节尚，敢于直谏，天下仰其直”，在茶山躬身监制时，看到老百姓为了贡茶，辍农停桑，日夜赶造，极度劳民伤财的情景，是年办完年额后，作了进谏的《茶山诗》一首，付急骑随贡茶一并进献朝廷。公元784年袁高请石匠将此诗刻置于顾渚山崖石上，“大唐州刺史袁高奉诏修茶贡讫至□山最高堂赋茶山诗兴元甲子岁三春十月”。作为唐代摩崖石刻的珍贵文物，至今还保存在那里。

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主要是陆羽及其《茶经》的作用和功劳。也由于陆羽的推动，使湖州茶业之盛，历时数朝。

北宋诗人梅尧臣诗曰：“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陆羽《茶经》问世一千二百六十年来，茶叶已成为遍植五洲，传饮全球的世界性作物和饮料。现在湖州市共拥有茶园近十二万亩，遍布互通山、莫干山、龙王山以及东西苕溪两岸的山谷之间。许多名茶产地大多集中在陆羽曾经考察到过或《茶经》上有记载的。有全国名茶紫笋茶、安吉白片，省名茶莫干黄芽、三癸雨芽、温山御笋、梓坊雀舌、禹园碧玉、湖州白茶、禹园曲玉、花瓶茶等，还有地方名茶金狮云雾、菰城旗枪、雨前银毫、金盖春、大溪毛峰、横山香旗、莫干青龙等。在陆羽第二故乡湖州出现了名茶飘香，竞相斗妍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必将使湖州名茶更多更好更快的进入国际市场。我们要珍视陆羽给湖州人民留下的这份宝贵的茶文化遗产，大力开发传统的名优茶生产，以推动湖州经济的发展。让我们沿着陆羽为湖州人民开拓的茶文化之路前进。

古代湖州诗人眼中的陆羽

——纪念陆羽诞辰1260周年

高万湖

陆羽的生活道路、自我奋斗和中唐社会急剧变化的客观现实，造就了陆羽多方面的成就。经典作家曾指出西欧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产生巨匠的时代。而巨匠是多面手的。如达·芬奇既是天才的画家、美术家，又是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他当时在地质学、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以及军事、水利、土木、机械等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创见。陆羽也是个多面手，他不仅写成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是当时中国及世界茶叶科学、茶文化的巨匠；他推动了饮茶之风，为广大茶农的生产及人民生活的丰富作出了卓越贡献，确是人民尊敬的“茶神”；他参与了颜真卿《韵海镜源》的编写工作，是一个著述甚丰的学者；他参与了大历时期湖州文坛的活动，与皎然、李冶、颜真卿、张志和、孟郊等交往，唱和，是白苹“诗会”的成员，《全唐诗》收有诗作，是一个诗人，甚或以为他是“吴中诗派”的开创者之一；他也曾“卷衣诣伶党，著《谑谈》三篇，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陆文学自传》），“天宝间署羽伶师”（《唐才子传》），因此有人认为他又是一位戏剧家；他在考查茶事、游历山水中，也写下了《吴兴历官记》、《湖州刺史记》、《杼山记》、《顾渚山记》、《吴兴记》、《虎丘山记》、《武林山记》、《灵隐天竺二寺记》等著作，或谓可称方志专家；他自称桑

苕翁，皇帝给他“太子文学”、“太常寺太祝”，他却不肯就，与隐于苕溪的烟波钓徒张志和同歌《渔父词》（《西吴记》），《新唐书》把他归于“隐逸”列传，可见是个归隐的高士。如何确定陆羽在历史社会中的位置，全面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多方面的社会活动和成就，真实地描绘其思想、个性及风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陆羽著作大都失传，唐书本传又失之过简，《文苑英华》所载的《陆文学自传》虽较具体，但是否亲自所作又为论者所疑。因此，要作出较可靠的论断确有困难。笔者认为，从古代湖州诗人眼中看陆羽，可以作重要论据之一。陆羽从上元初来湖后，在湖州生活了三十多年，可算是他的第二故乡。本文试图探讨一下湖州诗人（包括旅湖的诗人）眼中的陆羽。虽然这方面局限性大，一者，“诗缘情”，不如论说传记之直接评论人物，即使言志，也多以景抒情，托物言志；再者，同时代的友人诗歌中，大多是叙相访、谈思念、话别情者多，而涉及对陆的看法、评价则少，而后代诗人则多借吊念而咏怀。然即使片言只语，浮光掠影，侧击旁敲，甚或一点折射，也不无价值，因为其言可信，贵在真实，毕竟反映了他人眼中的陆羽其人，反映了对他个性、思想才华的一些看法和期望。

中唐时期、特别是大历前后，湖州文

坛、诗坛十分兴旺，而陆羽则参与了这时期湖州文坛的许多活动。这时期湖州文坛兴盛的原因及其表现主要是：一、湖州籍诗人群起远较初唐盛唐为多，可以说是继南朝齐梁时代湖州文学（主要诗歌）繁荣的又一高峰。有江南诗僧皎然，“大历十才子”之首的钱起，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孟郊，女诗人李冶，“吴中四士”之一包融之子的包何与包佶（有谓润州人，《全唐诗》存两说），以及大历之前的著名诗人沈千运和之后的湖州第一个传奇作家沈亚之等。其二是由于“吴兴自东晋以来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苏轼《墨妙亭记》），因而文人“乐其山川”（苏轼《湖州谢上表》），隐于苕霅间者不少。除湖州籍的皎然、杨衡外还有张志和、秦系、朱放等一批隐逸诗人群体出现。其中杨、秦、朱虽隐外地，然多与皎然等有来往酬唱，是除白苹诗会外湖州诗坛的另一特色。其三、吴兴为三吴重镇，“是故历代慎牧，必抡大才、选有识”（赵孟頫《吴兴赋》），颜真卿、袁高、独孤及李萼等皆是。特别是颜真卿刺湖时，多次与诗人名士聚会、唱和联句甚多。陆羽也常参与这时期的文学活动，与颜真卿、皎然、李冶、张志和等过往甚密。所以后来孟郊在回忆与陆羽、皎然相处生活时说：“白苹多清风”，“昔游诗会满”。至于湖州诗坛上出现的这种诗人群体活动，或以为已形成所谓“吴中诗派”，而陆羽是其开创者之一，这是值得探讨的。因为如上所述，这三个方面构成的，不同籍贯、思想、风格、个性及手法的几十个诗人是否因为参加联句及其它活动，就已形成了如韩孟诗派、边塞诗派、田园诗派等那样诗坛的一个派别呢？当然，不管诗派如何，陆羽作为诗人积极参加了当时湖州诗坛的活动，是无庸置疑的。还有关于“吴中”的说法，《史记》“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

中”，此处“吴中”，学术界多主他地，但也有人认为是指湖州的。因为“吴中”一词，可指三吴之地任何一处，并非湖州专称，湖州有以苏州为“东吴”而称“西吴”的，未有过“吴中”之称。唐代诗人中的“吴中四士”也只包融有说是湖州人的，明代的“吴中四杰”皆非湖州人。

在湖州诗坛中与陆羽交往密切的，首推皎然。他们是“缙素忘年之交”，皎然存诗中有12首与陆羽有关，其中述往访及别情者多。但从有些诗中也透露出他对陆羽的评价和期望。这些诗或写景，描写陆羽住处的景物；或叙事，记陆羽的行动；或抒情，交流心灵的共鸣；或议论，直抒自己的看法。而景中、事中、情中、论中都可以见人，会倒映出陆羽的某个侧影。

以景言：“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寻陆鸿渐不遇》）“身关白云多，门占春山尽。最尝无事心，篱边钓溪近”（《喜义兴权明府自君山至集陆处士羽青塘别业》）桑麻篱菊，野径钓溪，白云青山，这完全是隐者居处。

以事言：“何山尝春茗，何处弄春泉，莫是沧浪子，悠悠一钓船。”（《访陆处士羽》）“钓丝初种竹，衣带近裁藤”。（《同李侍御萼李判官集陆处士羽新宅》）“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钓竿钓船，与“烟波是徒”同样的形象；春茗春泉，日斜始归，钓勤于茶事者的形象。

以情言：“只将陶与谢，终日可忘情。不欲多相识，逢人懒道名。”（《赠韦早陆羽》）“西林可是无清景，只为忘情不记春”（《春夜集陆处士居玩月》）陶是陶潜，谢是皎然自称为其十世孙的谢灵运。陆羽《会稽东小山》诗：“月色寒潮入剡溪，青猿叫断绿林西。昔人已逐东流去，空见年年江草齐。”此诗中的“昔人”，也是指纵情山水、曾“暝投中宿”（谢灵运《登临海